

# 莫言小说比喻的“陌生化”

江南

(江苏师范大学,江苏徐州 221116)

**摘 要:**新时期小说比喻的结构形式较之传统比喻没有很大变化,但是在相似点及喻体的选择及功能上与传统比喻大异其趣;他们脱离了简单的类比和替代,颠覆了传统比喻的“阐释”功能,更多的是为了创造一种“陌生化”的效果。文学语言不仅制造陌生感,而且它本身也是陌生的。“陌生化”原则驱使新潮作家在比喻上不断求新、求异,莫言小说语言的“陌生化”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比喻来完成的。其比喻的“陌生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比喻的“异质远距”与审美的“陌生化”;喻体的独立与意象的“陌生化”。比喻更多地被用来作为莫言自己主观感觉抒发并使特定现实成为自己情感体现的象征和替代物。

**关键词:**莫言小说;比喻;陌生化

**中图分类号:**H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670(2015)06-0107-04

“陌生化”是俄国形式主义的核心概念,其理论认为,文学语言不仅制造陌生感,而且它本身也是陌生的。“陌生化”原则驱使新时期作家在比喻上不断求新、求异,许多小说语言的“陌生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比喻来完成的。人的联想本无拘禁,新时期以前传统现实主义作家的感觉和想象应当也是活跃的、跳荡的,在天地之间自由地驰骋来往;但是传统创作方法和美学观一方面多少抑制了这种想象,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它使作家不敢违背常理,在相似点较弱或有着较大背离的事物之间大胆地勾连。莫言认为“想象力是一个作家最重要的、最宝贵的素质”<sup>[1]</sup>。莫言艺术视野开阔,在小说中,他很少简单地把比喻当作深入浅出地说明问题的一个工具,更多的是把它作为自己主观感觉抒发并使特定现实成为自己情感体现的象征和替代物,凭借丰富的联想和想象把内心深处的感觉,不露痕迹地用比喻外化成语言。笔者拟从比喻的“异质远距”与审美的“陌生化”、喻体的独立与意象的“陌生化”这两个方面分析论述莫言小说的比喻。

## 一、莫言小说比喻的“异质远距”与审美的“陌生化”

相似点是比喻赖以成立的基础,传统比喻的相似点比较直观明了,通常是实指的并可以落实到某一具体的点上,读者凭借基本常识可以立刻判断本喻体的共同之处,甚至都不会在意这个比喻的存在。但是一切惯常思维都是新颖奇特的死敌,“比喻的矛盾在于,

在物理世界和文化世界中,相似点越是普遍时,平常解码的困难就越小,新奇感也就越差;反之,越是不平常的,很少见的,就越是新奇,理解也就越是困难。新奇感的满足是以解码的困难作为代价的”<sup>[2]</sup>。因此,设喻的成功关键在于相似点“似”与“不似”之间距离的把握。

“异质远距”是英美新批评提出的一个重要的比喻原则,指的是为了扩大比喻的容涵,使想象的空间更广阔,文学比喻常使喻体和喻旨分属完全不同的经验领域<sup>[3]</sup>。瑞恰兹把比喻分为两个部分,喻体与喻旨,前者是一种具体的形象,后者则是从形象中引申的抽象意义。一般来讲比喻中的明喻是喻体对喻旨的直接说明,而隐喻则要求喻体与喻旨“远距离”“异质”。综此理解,“异质”是指本喻体的性质不同,“远距离”是指比喻的相似性比较模糊隐晦,莫言在小说创作中对“陌生化”比喻作了积极的探索和创新,他将分属于两个无关认知域的本体和喻体进行并置,使读者无法从常规的理解中去把握二者之间的相似性,“陌生化”比喻便由此产生。下面分两个方面加以论述。

### (一)本喻体的“异质”与审美的“陌生化”

“异质”是指本喻体的性质不同,二者之间的联系是不合逻辑的。在小说创作中,莫言天马行空地驰骋自己的想象,比喻始终处于一种充满张力的状态,他不关注本喻体的相关性系数有多大,将比喻作用于两个不相干、关联性不强的事物之间,由于本喻

收稿日期:2015-06-21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变异修辞视角下的新时期小说语言研究”(12YJA740029);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项目(PAPD)

作者简介:江南(1955—),女,江苏南京人,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汉语语用学与修辞学研究。



体的“异质”与相似点的隐晦,从而使表达内容含蓄、模糊和多义,“陌生化”效果很强烈,带来的审美刺激也就更大。例如:

(1)街上尘土很厚,一辆绿色的汽车驶过去,搅起一股冲天的灰土,好久才消散。灰尘散后,他看到有一条被汽车轮子碾出了肠子的黄色小狗蹒跚在街上,狗肠子在尘土中拖着,像一条长长的绳索,小狗一声也不叫,心平气和地走着,狗毛上泛起的温暖渐渐远去,黄狗走成黄兔,走成黄鼠,终于走得不见踪影。(《枯河》)

(2)一群老百姓面如荒凉的沙漠,看着他的比身体其他部位的颜色略微浅一些的屁股,这个屁股上布满伤痕,也布满阳光。百姓们看着它,好像看着一张明媚的面孔,好像看着我自己。

他的父母全都目光呆滞,犹如鱼类的眼睛。(《枯河》)

例(1)本喻体“狗肠子”与“绳索”在外形上有很多相似,但在深层上这违背了常人的感知经验,二者是“异质”的,并且是“陌生化”比喻。这个比喻描写的场景在小说里出现过两次:第一次,农家少年小虎爬上白杨树树梢看到了小狗被碾后在路上行走;第二次,小虎从树上掉下来砸昏了村书记女儿小珍,于是两只磨得发了光的翻毛皮鞋直对着他的胸口来了,在惶恐与痛苦间小虎再次想到小狗被碾的场景。该场景是超现实的,被汽车碾出了肠子的小狗很难继续行走,更不会心平气和,实中有虚的描写是一种“陌生化”的隐喻表达,小虎承受了太多的凌辱和谩骂后走向了死亡,绝望、麻木,如同那条小狗一样。身体的痛楚被剥离后更显示残酷,给人的情感冲击更强烈。

例(2)农家少年“他”因偶然过失被乡干部迫害致死,例中“荒凉的沙漠”“鱼类的眼睛”与“百姓的面孔”“父母的目光”相比,乍读难以接受,但这些不相干的元素通过艺术的想象与联想建立了一种微妙的联系,给阅读体验造成了一种强烈的冲击力,比喻的“陌生化”所激发出的读者想象和联想欲望也就更强烈,每个读者都可以凭借个人的人生体验,在“孩子布满伤痕与阳光的屁股”和“明媚的面孔”等蒙太奇画面之间建立起某种联系,完成对这个文学比喻最个人化的解读。少年用自己的死报复了父母,留下那个伤痕累累的屁股,在灿烂阳光下,好像明媚的面孔,好似少年解脱的微笑。

(二)本喻体“互喻、交叉”与审美的“陌生化”

在言语形式上比喻通常是突出相似点的,即把喻体的特点主观上加给本体,说成本体也有,如果反其道而行之,把本体所具有的特点主观加给喻体,即把

“A(本体)像B(喻体)”转成“B像A”,这就是本喻体间的回环互喻、转换往复。另外“A像B”结构中还有一种“陌生化”形式,本喻体间跳跃式的非线性逻辑的交叉表述。总之,设喻者是希望从一个崭新的角度去理解熟知或是不熟知的事物,从而达到“陌生化”的认知、审美效果。例如:

(3)晚霞像一抹鲜红的眉毛,她的眉毛像鲜红的晚霞。(《十三步》)

(4)我像思念板石道上的马蹄声一样思念粗大滑畅的肛门,像思念无臭的大便一样思念我可爱的故乡。(《红蝗》)

例(3)中本喻体“晚霞”“眉毛”不相干、不相似,却回环往复、相互转换,比喻形式奇特,相似点模糊,而且前后明喻在相似点的表述上有很大差别,我们用一个简单的图式来说明:在明喻的基本结构“A像B”中,B通常被认为是用来说明A的,使表达更明白、更形象生动。第二个明喻借助喻体“晚霞”的特点“鲜红”去说明、解释描述本体“眉毛”是符合一般修辞比喻表述的,但是第一个明喻把本体“晚霞”的特点“鲜红”主观地强加给了喻体“眉毛”,显然是文学比喻的“陌生化”表述,需要读者的想象和揣摩。除了本喻体关系的创新外,在语义逻辑上,本喻体还可以发生交叉联系。

例(4)前后两个明喻本喻体语义上有交叉联系,本体A1“思念粗大滑畅的肛门”与喻体B2“思念无臭的大便”有语义联系;本体A2“思念我可爱的故乡”与喻体B1“思念板石道上的马蹄声”语义有联系;二者相互对照、说明,共同完成意义的传达。与逻辑明晰、语言精确的比喻相比,这种从甲事物突然跳到乙事物,不受正常逻辑思维的制约的非线性逻辑交叉表述,“相似点”一定是“陌生化”的,也更容易表达心中那种微茫倏忽的复杂感受。

(三)本喻体情感背离与审美的“陌生化”

传统比喻认为,比喻的本体与喻体要遵守情感和氛围上的一致性,也就是说,相关的两个事物所带的情感色彩应当大体上是一致的,体现出鲜明的立场和态度。但是新时期作家超越了这个规范,在有着情感背离的事物之间大胆地勾连,从本喻体矛盾表达与不同范畴中,读者努力寻找和谐共通点的过程即获得“陌生化”审美的过程。莫言对丑有一种迷恋,他经常以优美的文字、欣赏的口吻展现丑的意象,“如华丽的肠子,像花朵一样溢出来”(《红高粱》),丑的美化或美的丑化即二元形态内质的相互转化,使莫言比喻的意象具有了“陌生化”的艺术效果。例如:

(5)每到一地儿,我都用数码相机拍照,就像公狗每到一地就会翘起后腿撒尿一样。(《蛙》)

(6)王仁美说,姑姑是共产党的忠实走狗,党指向哪里,她就咬向哪里……(《蛙》)

例(5)中,用相机拍照可以说是很高雅的事情,可是偏偏与“狗撒尿”这样低俗的事情联系在一起,这是个看似相距甚远,实则是具有相似之处的比喻,每到一地用相机拍照的行为与公狗每到一地就会翘起后腿撒尿一样,都是一种习惯行为,从而表现出“我”对拍照的喜爱已经成为一种生理习惯。该比喻将分属于完全陌生经验领域的对象并置,在情感背离中二元形态的内质发生转化——丑的美化使莫言的比喻意象具有了“陌生化”效果,给读者的阅读体验造成了一种新鲜强烈的冲击力。

例(6)中这种情感背离更加明显,“走狗”比喻受人豢养的帮凶,是一个带有鲜明贬义色彩的词,喻体“走狗”与本体“共产党”两个语词在感情色彩上存在明显差异,“陌生化”效果也很明显。只有通过整篇文章的小语境及社会大语境才能把握作者真实情感意图所在。“姑姑”为了贯彻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背负了无数骂名,只得忍辱负重,作者对之有嘲讽也有敬重,借小说人物王仁美之口,用农村妇女最粗俗的语言表达了对“姑姑”又怕又恨的复杂情感。写作小说《蛙》时,计划生育政策备受质疑、诟病,也给了作者莫言指责“姑姑”的不人道行为以胆量。

比喻的深层结构具有或潜在具有本体、喻体、相似点三个要素,王希杰借鉴转换生成语言学的理论,提出比喻深层结构的第四个构成要素“相异点”,这也暗合了“异质远距”的原则。本喻体“异质”是比喻的前提,“相异点”是没有选择的;“相似点”的隐晦、清晰却是相对的,因为从理论上讲,任何事物都有大小不一的相似性,即都有“远距”与“近距”之分。在新时期小说中,还有一类比喻是更“出格”的,这类比喻中本喻体之间的关系更加虚化,它们在某种意义上成了徒有其表的形式,使用比喻只是做做样子,而其基本要求则被悄悄地搁置在一旁。这种比喻的相似点几乎是在有和没有之间,如果相信其有,或许多少能品出一些味来,否则,就只能将其看作那种诗意的咏叹了。例如:

(7)有关那头牛的回忆纷至沓来,犹如浪潮追逐着往沙滩上奔涌;犹如飞蛾,一群群扑向火焰;犹如铁屑,飞快地粘向磁铁;犹如气味,丝丝缕缕地钻进鼻孔;犹如颜色,在上等的宣纸上洇开;犹如我对那个生着一张世界上最美丽的脸的女人的思念,不可断绝啊,永难断绝……(《生死疲劳》)

例(7)用博喻形式对抽象概念“对牛的记忆”进行具体化、形象化、生动化的描绘,从视觉、嗅觉或感觉等方面多角度设喻,“浪潮奔涌”“飞蛾扑火”“铁屑

粘向磁铁”“气味钻进鼻孔”“颜色在纸上洇开”“我对女人的思念”,6个比喻体现出了解放被压抑在内心深处的痛苦记忆一直如影随形,想忘怀无法消失,终究“奔涌”不息。在博喻形式中,与其说要用喻体去说明什么,不如说这就是作者状物、抒情的一种手段。

在莫言小说中,也有“异质远距”的比喻,因为本喻体联系过于生硬、勉强,属于不成功的比喻。如“黄胡子新剃过头,头皮绿油油的,像狗眼一样。”(《玫瑰玫瑰香气扑鼻》)该例似乎已经越过了比喻的一些最基本的规定,人们很难想象“头皮”如何像“狗眼”,其联系过于牵强。如果一个比喻“异质远距”了,但由于其相似点缺少含蓄内隐,内容上也就缺少了耐人寻味和驰骋想象的空间。

## 二、莫言小说喻体的独立与意象的“陌生化”

“意象”是我国古典美学术语,“意”指的是创作主体的思想感情,“象”指的是创作客体的客观物象,所谓“意象”就是作者主观感情与客观物象的融合。在比喻的基本结构“A像B”中,喻体B通常被认为是用来说明A的,自己不具有独立性。新时期小说中许多比喻打破了传统的本喻体关系,喻体不再受制于本体的统辖,而是逐渐获得了独立性,不仅指向本体,更指向自身。莫言是一个一向以“陌生化”表现著称的作家,他的创作如天马行空,“常行于所当行,而止于不可不止”。他总是乐于抓住任何机会将他心中那沸腾如大锅的情感世界表达出来,其设喻的目的不是或不完全是为了说明A,恰恰相反,莫言是为引出B才以A为本体。这里A成了陪衬,B反而成为信息的焦点,凸显了自身特征,具有了叠加、并列等复杂多变的意象,这些意象由于其“陌生化”特质强化了读者对喻体B的感知与想象。意象叠加和意象并列都是中国古典诗歌中常用的技巧,下面从这两个角度分别阐述。

### (一)喻体的独立和拓展、绵延及其意象的并列

在比喻的两个要素本体和喻体之间,作者总是要有所侧重的,在传统文学中作者侧重的一般是本体,因为本体是那个被描写、被表现的事物,是叙述的中心项,而喻体只是用来阐释主体的手段,它是附加的、从属的,它的存在依赖于本体的存在。但是在新时期,这种情况有所变化,因为作品理性阐释的要求有所削弱,而感性和情感表达的要求大大提高了,日神精神趋衰而酒神精神趋盛,艺术表现成了许多作家最高的追求,而喻体较之本体来说,一般总是较具体和具有较强的形象性,因此受到一部分作者的青睐。在莫言小说的相当一部分比喻中,喻体的说明性、附加性有所削弱,它们拥有了更大的独立性,作者不再用一两句话将本体说明了就了事,而是精心刻画、描绘,使喻体绵延、拓展、意象繁复并呈并列关系,以发挥其



更大的表现功能。另外,这里说的意象并列,只是相对而言,其意象之间仍然有一定的联系。例如:

(8) 爷爷觉得这个人的脸像一条漫长的道路,路上铺满了土黄色的傲慢灰尘,灰尘中弥散着狡诈的狐狸的气味。(《红高粱家族》)

(9) 摇摇晃晃的牛车,像一团黄色的暖云,像一个暖的梦、像一碗黏稠的、半透明的发酵黄豆酱,渐渐离你而去,远你而去,……(《欢乐》)

例(8)中“一条漫长的道路”同一般比喻中喻体的不同之处在于:一方面它是形式意义上的喻体,另一方面它又是完整喻体的一部分。其后作者运用顶真格,对“道路”进行了限制与补充,由“道路”谈到上面土黄色的灰尘,由“灰尘”联想到狡诈的狐狸气味,作者将视觉与嗅觉统合起来构成一个立体的多层次的意象,以此作为这个比喻的喻体。“道路”之后的两个补充分句同本体八路军的脸在语义上相关,读者不难将这个印象同本体联系起来,风尘仆仆,疲惫不堪,奸邪狡黠。事实上这个以“道路”为核心构置起来的并列意象真实地再现了叙述者对当时八路军的印象,并左右读者的阅读与价值判断。叙述者和比喻共同塑造的意象,由于其“陌生化”特质强化了读者对脸及相应主体人物的感知与想象。

例(9)中本体为“摇晃的牛车”,而喻体则由“暖云”“梦”“黄豆酱”来承担。联系文章背景看,农村孩子齐文栋,5次高考,5次败北,希望化为泡影,努力化为乌有。在走上不归之路时,齐文栋看见一辆很大很破的牛车载着几十捆金黄的早熟的谷子,谷穗耷拉到车辕外,像黄鼠狼的尾巴……车上坐着一男一女,从年龄上看像母子,从表情上看像夫妻……蹒跚地拐进村去,建仓和他的“老婆娘”用鞭杆和谷穗子撩起齐文栋的一串杂色的回忆,梦游……“黄色的暖云”“暖的梦”与“黄豆酱”是可供多义阐释的符号,不同生活体验的人会有不同的解释(“黄色”:高考的希望,“梦”:捡到金刚石,“暖”:对人对世的留恋),喻底即相似性并没有缺席,但不够不明确,意象呈并列关系,比喻的“陌生化”特质都增加了读者感知的难度。

(二)分喻的依傍、制约及其喻体独立后意象的叠加

莫言小说喻体的独立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多个形式上独立的分喻贯穿在一起,我们姑且称之为“联喻”。在这个“联喻”中,每一个分喻都互为对方的语境,它们彼此参照、补充、制约、依傍,共同构成了作品中的一个叙事层面。意象叠加就是多个意象渗透交融成一体,是一种颇具“陌生化”审美效应的意象表达方式。传统喻体的意象通常很单一,由一个词语、

一事物充当足矣,莫言小说的“联喻”中分喻的贯穿将喻体连续使用,意象不再单一而是几幅画面叠加在一起,重复呈现,如同所谓蒙太奇(用一连串画面并置形成不见于任一画面的一种抽象观念)手法,它是一种非线性的逻辑关系。请看下例:

(10) 父亲紧紧扯住余司令的衣角,双腿快速挪动,奶奶像岸愈离愈远,雾像海水愈近愈汹涌,父亲抓住余司令,就像抓住一条船舷。(《红高粱家族》)

(11) 奶奶三十年的历史,正由她自己写着最后的一笔。过去的一切,像一颗香气馥郁的果子,箭矢般坠落在地,而未来的一切,奶奶只能模模糊糊地看到一些稍纵即逝的光圈,只有短暂的又粘又滑的现在,奶奶还拼命抓住不放。(《红高粱家族》)

例(10)实际上由三个形式上独立的比喻构成,在这个联喻中,每一个分喻都互为对方的语境,它们彼此参照、补充、制约、依傍。奶奶像岸一样——安全的象征;雾像海水一样——凶险、莫测的命运;余司令像船舷——险恶环境中的一点依托。这三个分喻呈现出三个单一意象的前后叠加,乍看起来彼此孤立,但由于它们被人物的感情逻辑所维系,合成一个统一的意象,联系起来一个谐美完整的有机体。其表层义似乎是说空间的分离,深层意蕴则是对险恶感的暗喻。并置叠加的三个意象,其组合具有很大的跳跃性,意象与意象之间留有大片的艺术空白。

例(11)用了三个比喻,第一个比喻,奶奶垂死的状态就像树上成熟的果子即将坠地,二者的相似在于那种留不住和不可把握的感觉,或许还有一种无可奈何;第二个比喻中,果子即将坠地中“奶奶”希望抓住稍纵即逝(英译者翻译为“fleeting present”——疾驰的,飞逝的;短暂的)的生命却什么也抓不住,“未来”是“虚幻的光圈”。第三个比喻中“又粘又滑的现在”是一个以通感为基础建立的比喻,其一层意思:奶奶死前现在正大量的流血;其二它又暗示了“现在”的不可把握。该例通过叠加的意象“香气馥郁的果子箭矢般坠落在地”“稍纵即逝的光圈”“又粘又滑的现在”在“悲剧美”这一范畴中共同构成了奶奶生命逝去的隐喻。诸多貌似零碎的意象群叠加后便犹如草蛇灰线一般,虽若断若续,然形断实连。

传统比喻通常是用熟悉的比罕见的,浅显的比深奥的,具体的比抽象的,“如果喻体不是读者常见熟知的,就达不到比喻的目的”<sup>[4]</sup>。喻体是对本体特征的有效并极形象的修饰,但是这样一种单一化的修饰,不能脱离简单的类比和替代,无法形成距离和冲突,也自然谈不上文学张力了。在一种新观念的支配下,新时期先锋作家如莫言等在 (下转第126页)

。

(上接第 110 页)

设喻时“异质远距”,大大拉开了本体与喻体的距离,并由传统比喻的重本体转向重喻体,强化了喻体的地位,淡化了原来的说明性,从而使喻体超越了原来被指定的角色,在修辞活动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比喻的“异质远距”把两个关联性不强的事物组合在一起,这种“陌生化”感觉营造出充满空白的语言空间,使阅读者通过想象,跨越多个心理空间从中获取信息,然后在复合空间中将它们进行重新整合,最后从一个崭新的角度去理解熟知的事物或是未经历过的事情,从而达到认知、审美的“陌生化”效果。有研究者把比喻的喻体设为 A,喻旨设为 B,然后用图式来表明两种比喻的差别:“对一般修辞比喻的表述就是  $A \rightarrow B$ ,即借助 A 去说明、解释 B。而对于文学比喻的表述是  $A + B = C$ ,即喻体 A 和喻旨 B 各自作为独立的意象,是并列的,A 和 B 相互作用产生 A 和 B 身上都不具有的复合义 C,这个意义需要读者的想象和揣摩。”<sup>[5]</sup>莫言比喻用含蓄蕴藉的语言去传达现代人复

杂的思想感情,“异质远距”、意象叠加并列的特性和“陌生化”审美效果是莫言比喻和传统比喻的主要区别,并使之成为他小说中的一道风景线。

#### 参考文献:

- [1]莫言.小说的气味[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164.
- [2]王希杰.修辞学通论[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423.
- [3]威姆萨特.象征与隐喻[M]//赵衡毅“新批评文集”.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403.
- [4]黄伯荣,廖序东.现代汉语[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245.
- [5]廖倩.试论文学比喻的“异质”、“远距”特性[J].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9(5):111.

